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皇極典

第一百四十四卷目錄

帝紀部

考一百三十八

明六

歲星

皇極典第一百四十四卷

帝紀部

考一百三十八

明六

成祖本紀

按名山藏典誤記成祖文皇帝諱棣太祖第四子也

臣於南京見太常志云帝當爲成祖生而玉

牒爲高第第四子玉牒上爲成祖所纂無

可疑南太常職掌相沿又未知其據臣謹備載之

以後後人博考

太祖分王諸王以無元舊京近燕拂可領服者居之

以封上世武末年使諸王出塞拒敵燕晉二王並而

近常發令同行獵上深入有功者一擒敵會乃兒不

花草皆被掠李林甫等數十人敵是不敢犯

上狀我奇辟矣能幹矣武冕之象傑舉用其精熟

武事老將所不及也太祖以威武治天下心系太

子注意上京國公王時進問太子曰主上善子中殿

下皮惟長髮者太子曰莫若燕王玉曰臣亦知之臣

聞聖氣者言燕地有天子氣數下審之太子曰燕王

固非良才但其子

事我甚基久之太子兼太祖父屬意以學士劉三吾

對立太孫太孫遇諸王太盛既即位聽清泰黃子澄

計未改元而遷崩王雲雨均齊王京開改元而湘王

自焚晉王廢位王鑑既死遂日夜彷徨無歸文元年

六月授憲諸北平都指揮謝貢逼關土坡僅斷堵糧

門西門路殺王城卒七月且建上都指揮安信密以

告上道未報視之還報曰掠死於頭不可復也上乃

用張玉朱旣旨檄謝貴及北平布政使張尚書達

文君誠遼寧皇帝親訓起兵誅秦子澄

之奏臣建議文

君不報連起兵去其半紀但稱五年於是五福張玉朱能爲都指揮僕事擢布政司史李友直本司右參議而布政司余政資督撫察副使鑑賈都指揮同知李海藻等皆督上

郭簽爲戶部尚書仁宗即位加太子太師榮義夏原吉數短上諭資備統核急務添置官員上間

語楊士奇等先稟忠義及吾昔官皆得資

力者亦村目危而任之安帝否之諒不忍士

奇對曰故者不棄此上感德猶責嚴某母得

干但詔所獨資必責有司依歲徵彼此太過

誠如二臣言上曰吾在復有原吉與同僚波連

誠莫能行也已竟憂政顧憲書歸踰月上念之

不命戶部給戶作修其家

上謂將士曰朕愛汝以來等法猶分爾曹

見少主信任臺臣幾害骨肉削奪五王又及於我

高皇帝后創革數封建諸子以嗣以繼皇天后土

實則何辜吾義與義臣不共戴天矣已垂涕將士

或勤雨露四走咫尺香朕少焉東方雲霧霧霧

上見少主信任臺臣幾害骨肉削奪五王又及於我

高皇帝后創革數封建諸子以嗣以繼皇天后土

實則何辜吾義與義臣不共戴天矣已垂涕將士

或勤雨露四走咫尺香朕少焉東方雲霧霧霧

許有光屬地映微上下將士首肯調上得天一載而

奢九門再興而破壞上三載而火白溝四載而拔蕪

州五載而跋涉天河一戰而得襄城七戰而捲襄凡

七大戰逐涉酒濟淮河始下揚州渡江取鎮江至

金山門合于極門以迎王師上接兵入建文君燐

宮赴火死四年六月乙丑世內諱王憲臣滿即天

子赴三勤進己巳渴者陵飲威惠懷回營諸王

基臣備法馬齊齊道迎淮登營軍至者老萬衆

來追拜頌呼稱萬歲成臣請上道士請

於途日昇還然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號不見

至是陰云復周王燐齊王燐爵士政蘇洪武之舊召

用洪武舊人稱今年爲洪武二十五年凡從征難

之臣俱有差遣齊秦楚之方孝孺等於市秋七

月壬午朔大祀天地南郊還御奉天殿告卽位大赦天下以明年爲永樂元年甲子享太廟樂舞至朝遷孝皇帝帝太廟仍稱懿文太子降封三子吳遷衡庶彥爲廣澤王衡子允懋爲懷恩王徐子允烈爲惠王上曰朕初來委用清君側臣數人既已伏誅累與萬方同采王治比閑在京民未喻厭心轉相勸戒是皆高皇帝勞黎告入城之日市不易肆今豈濫而無幸王部急諭之易在京王書待郎諸弟各方歲一見或數歲一見今旱暮來奏甚懶於心普可三日一朝勅諭諸士大夫耕難懶多勞所司上狀未詳以故未實旨中由王從高皇帝泥一天十二年以後賞典方行今踰月爾懶後役不急急向在兵閭小捷必報臣當大定乃延諸葉勤所司亟上議許陳改上曰朕居藩邸深知民艱敷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皇極典

第一百四十四卷目錄

帝紀部考一百三十八

明六  
成祖

皇極典第一百四十四卷

帝紀部考一百三十八

明六

成祖本紀

按名山藏典漢記成祖文皇帝諱棣太祖第四子也

臣於南京見太常志云帝當爲成祖生而玉

牒爲高第第四子玉牒上爲高第所纂無

可疑南太常職掌相沿又未知其據臣謹備載之

以俟後人博考

太祖分王燕王以爲元舊京近邇拂可領服者居之

以封上世武末年使諸王出塞拒敵燕晉二王並而

近常發令同行獵上深入有功者一擒敵會乃兒不

花草皆被掠李林材牛等數十人敵自是不敢犯

上狀我奇偉矣能制英武冠儂傑用其羣雄

武事老將所不及也太祖以威武治天下心系太

子注意上京國公王時進問太子曰主上善中殿

下皮惟長安者太子曰莫若燕王玉曰臣亦知之臣

已急乎向在兵間小捷報喜當大定乃延諸幕

或勤雨露四走咫尺香朕少焉東方雲開霧散

聞聖氣者言燕地有天子氣數下審之太子曰燕王

事我甚基久之太子兼太祖父屬意以學士劉三吾

對立太孫太孫應諸王太盛既即位聽清泰黃子澄

計未改元而遷崩王京師改元而湘王

自焚晉王廢位王鑑既流亡蓬日夜彷徨無歸文元年

六月授密諭北平都指揮謝貢逼關土坡僅斷城牆  
門西門路殺王城卒七月且建上都指揮安信密以  
告上道未報視之還報曰掠死於鄆不可復也上乃  
用張玉朱旣旨檄謝貴及北平布政使張尚書建  
文君誠還高皇帝訓起兵誅奉子澄之奏臣建文  
君不報遂起兵去其半紀但稱四年於是五福張  
玉朱能爲都指揮僉事擢布政司史李友直本司右  
參議而布政司余政資督撫副使鑑賈都指揮同  
知李海陳若等皆從上

郭晉爲戶部尚書仁宗即位加太子太師慈義夏  
原吉數短上諭資糧統核益恐濫費省上問  
以語楊士奇曰先皇至崇義及吾昔居守皆得資  
力者亦村目危而任之安帝嘗云吾誠不忍恩  
奇對曰故者不棄此上感德詔置鹽場人毋得  
棄之上曰朕初來委用清君側義臣數人既已伏

十但約鈔所需租資必責有司依歲徵此太祖  
以封上世武末年使諸王出塞拒敵燕晉二王並而  
誠如二臣言上曰吾在此復有原吉與同僚彼雖  
以語楊士奇曰先皇至崇義及吾昔居守皆得資  
力者亦村目危而任之安帝嘗云吾誠不忍恩  
奇對曰故者不棄此上感德詔置鹽場人毋得  
棄之上曰朕初來委用清君側義臣數人既已伏

來追拜願附耳稱萬歲成既陞上御文特有道士請

於途日昇還然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範懿不見

至是陰云復周王據齊王轉爵上政錄洪武之舊召

用洪武舊人稱今年爲洪武二十五年凡從征難

之臣俱有差遣齊王奏于澄方孝孺等於市秋七

月壬午朔大祀天地南郊還御奉天殿告卽位大赦

天下以明年爲永樂元年甲子享太樂樂舞畢坐朝

遷孝順皇帝太廟殿仍稱懿太子降封三子吳

遷惠帝廢薦王惠子允爲懷恩王徐子允爲

惠憲王上曰朕初來委用清君側義臣數人既已伏

誅累棄萬方同榮王治北闕在京民未喻厭心轉

相崩厥夫是皆高帝遺咎吾入城之日市不易肆今

豈置之無幸兵部急諭之易在京諸王書往與諸弟

各一方歲一見或數歲一見今旱暮來耗猶留於心

者可三日一朝勸諭諸士大夫耕種難留多

功所上狀未詳以故未實旨中由王從高皇帝泥

一天下二年以後賞典行方今年月爾懶後時不

實則何專吾義與姦臣不共戴天矣已垂涕將士

許有光屬地映微上下將士首肯調上得天一載而

奢九門再興而破壞上三載而火白溝四載而拔

州五載而跋涉天河戰高麗擊平遼寧凡

七大戰遂涉酒濟淮克壯始下揚州渡江取鎮江至

金山門谷于櫓閣門以迎王師上接兵入建文君燭

宮赴火處四年六月乙丑世內諱王憲臣滿即天

子赴三勤進己巳渴者陵飲威惠懷回營回諸王

幕臣備法馬青齋道避淮登車至者老萬衆

來追拜願附耳稱萬歲成既陞上御文特有道士請

於途日昇還然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範懿不見

至是陰云復周王據齊王轉爵上政錄洪武之舊召

用洪武舊人稱今年爲洪武二十五年凡從征難

之臣俱有差遣齊王奏于澄方孝孺等於市秋七

月壬午朔大祀天地南郊還御奉天殿告卽位大赦

天下以明年爲永樂元年甲子享太樂樂舞畢坐朝

遷孝順皇帝太廟殿仍稱懿太子降封三子吳

遷惠帝廢薦王惠子允爲懷恩王徐子允爲

惠憲王上曰朕初來委用清君側義臣數人既已伏

誅累棄萬方同榮王治北闕在京民未喻厭心轉

相崩厥夫是皆高帝遺咎吾入城之日市不易肆今

豈置之無幸兵部急諭之易在京諸王書往與諸弟

各一方歲一見或數歲一見今旱暮來耗猶留於心

者可三日一朝勸諭諸士大夫耕種難留多

功所上狀未詳以故未實旨中由王從高皇帝泥

一天下二年以後賞典行方今年月爾懶後時不

實則何專吾義與姦臣不共戴天矣已垂涕將士

或勤雨露四走咫尺香朕少焉東方雲開霧散

聞聖氣者言燕地有天子氣數下審之太子曰燕王

事我甚基久之太子兼太祖父屬意以學士劉三吾

對立太孫太孫應諸王太盛既即位聽清泰黃子澄

計未改元而遷崩王京師改元而湘王

自焚晉王廢位王鑑既流亡蓬日夜彷徨無歸文元年

六月授密諭北平都指揮謝貢逼關土坡僅斷城牆

門西門路殺王城卒七月且建上都指揮安信密以

告上道未報視之還報曰掠死於鄆不可復也上乃

用張玉朱旣旨檄謝貴及北平布政使張尚書建

文君誠還高皇帝訓起兵誅奉子澄之奏臣建文

君不報遂起兵去其半紀但稱四年於是五福張

玉朱能爲都指揮僉事擢布政司史李友直本司右

參議而布政司余政資督撫副使鑑賈都指揮同

知李海陳若等皆從上

年兵與北方罷甚前工部尚書裴寬直戶部尚書王勑諭都督陳廷等曰朕長居守北平爾善輔之申  
集應天府尹苗正言其分靈山東西河陝以利病聞  
明天下論大誥三遇過飮藥解如符語詔曰  
朕者受天命有四方安寧專親愛及異姓  
敬不孝不仁未太子骨肉盡盡王奉奉匡扶無  
愆空宮藉財害其相屬王自歸京師歸之還歸父子  
殊方幽囚窮寡結食講湘王關宮自使加以  
惡謫就養王於京師因代王於大同幽紙王於南京  
宿夕思惟不盡不繫復以懿文太子之薨時考  
有意自效故天地所當信服臣愚昧孤陋失得不已  
舉事自效故天地所當信服臣愚昧孤陋失得不已  
效煩負自焚以死諸王臣民尊族爲帝重念骨肉之  
親長深存不思是以復封周王河南齊王山西治  
湘王增璽題送曰獻就代王辰王丙酉封晉郡如故封  
秦愍王子尚弟興平王尚弟廣陵王書尚定於安王音  
恭子濟源平陽王濟州有煥陽王平王有燦  
爲周子有燦平陽王有煥陽王平王有燦平王有  
燭宣閭王齊子子實延襄安王賢發長山王賢發子  
原王於戴天有顯道應德彰聲衍本支於百世垂譽  
石於萬年召秦王炳代王桂代世子遷燭來朝晉王  
濟燭來朝上得建文時奏章千餘通使皆告諱上解  
籍等凡千載者燭既亡上嘆謂無忠節敢非  
未對修撰李景進曰臣實不自量謂無忠節敢非  
心憲文建文者器其導之復亂法耳事建文忠憲文  
事承志廟不必曲自覆九月大封奉天靖難諸將丘  
勑淇公朱能成國公張武陽城侯陳圭秦王侯  
年兵與北方罷甚前工部尚書裴寬直戶部尚書王

亨武安侯孟耆侯定侯火真同安侯叔成侯威侯  
忠靖侯侯亮侯成侯侯惠侯徐忠侯成侯信侯平侯  
遠安侯侯亮侯成侯侯惠侯徐忠侯成侯信侯平侯  
昌伯故潤侯王忠新侯伯孫侯城伯侯勝侯唐侯新  
趙侯城伯陳侯雲陽侯劉侯成忠侯伯茹侯忠誠伯  
王佐侯昌伯陳侯平江伯王京侯曹國公李京  
陸特進增歲祿卽於安南邊疆瓜疇琉球日本西  
洋蘇門答利諸國定功臣死罪減錄列申明木錄收  
命之令是月萬王機耕王椿樹王楠來十月申明木錄  
王高來朝周侯有敬自寧南來商討十月申明木錄  
武中所定禮制數量額示中外各高皇帝實錄谷王  
德之國甘州衛軍張良上言軍事上曰皮革能日賜  
衣一襲鈔千貫是月享王權楚世子孟煥威成王濟  
桂來朝十一月濟禮釋二教丙戌新作本先啟設  
享五廟于辰廟前癸未侯先慶澤侯先忠侯先忠  
侯先勤侯凡几賛禮賛諭諸部曰今日天下一  
家遷猶言舊請旨長誠心歸向朕用嘉之特令百戶  
裝牙失里勒等開其各居邊境永女生業商賈貿易  
一從所便欲來朝者與脩至是月吳王櫟來朝高平  
王濟澤長王賢濟來朝十二月初新勞功臣曰古人  
君以武定功天下者必賴善臣之力厥後往往不能  
保全何謂也高祖嘗謂樊噲曰吾令人望其氣皆爲  
帝法立法垂漢室世守行守功臣有和親戒再三戒之  
不改乃授誅之至親舊不改曲原志人君子莫不  
謂高皇帝英明果斷上異天命下長民情也爾諸功

臣昔受高皇帝厚恩三事厭服衣冠等怒共畱當  
必謂朕寡恩今錄高皇帝戒勑申明布告尚永遵之  
若復驕縱怙惡不聞則違高皇帝成法問而真詣誰  
聽取不勞而悔失及上曰公侯屬皇朝者今皆平  
服不思努力非免任事者其令得歸事皇朝者求像  
才抱德之士江西以儒士軒伯昂應詔即擢爲馬房  
布政司左叅議上問兵部尚書劉備天下苟何事  
備以數對上曰古者掌兵政曰司馬同國君之奮則  
數馬御營督所用心率牧是月車化王澇港永和  
王澇煥景昌王萬焯東朝

永元元年正月立日駕幸博德好生人君重愛人  
而已夫興滅繼絕非一人獨治自古帝王與賢共之  
我太祖皇帝受天明命勤修仁義養生息三十餘年政  
教明敷近古蘇儻亦任性天下之寶理天下之務旁  
求民德實更使意用無殊茲庶靖雅承統重惟天下  
皇考大帝率百姓至考帝以風氣安寧諸葛諸  
武文武皆盡誠懷母毋怠母勤母毋怠母勤母毋怠  
雖隨時順厥無常但直指肅簡公勤篤隱忠恕其  
守成憲母或有違忤民出稅錢以謝罪惟軍執干戈  
以備民軍非民不善民非軍不安惟爾文武事臣至  
爲保愛無有侵害惟皇考成實實萬世安矣其具述  
之則吉尤違之則凶因其實心以志敬之懷之臣臣請立  
太子吉尤違之則凶因其实心以志敬之懷之臣臣請立  
尚書李志剛等謹奏高皇帝中都之制立太子布政  
司爲京師制曰可其以爲北京一月改北京舊守行  
後都督府北京行都北京國子監故北平府爲觀  
天府北平行太僕寺爲北京行太僕寺嚴諭告分

命監察御史巡視民變於天下。清難觀可汗鬼方亦

書曰：比離北地推奉可汗特遣臺雜文翰四端致

朕意可汗能便往來同爲一家。苟不美義，則動諸

元太師右丞相馬兒哈咱太傅左丞相也孫台太保

樞密知院阿魯口等賜文翰各一命三司法司五員

引奏罪囚會官覆審承天門如洪武中故事令所在

官司奏中原江淮之被兵者三月奉詔請立太子不

允令諸郡王長成者補住王府近州縣謹讀詩書習

練馬以過世故四月勅曰朕極天地社之靈父

皇母后之佑以有天下凡更改父皇之成憲萬亂父

皇天下之好惡急就其文武官員仍用無疑

陞貢殿前從至公品曰昔庶太宗發亂反丘復興盛

守信王著功等大是二君尚得累代厥後父皇之臣

非難怨人之比近有無知妄言者不知愚忠思

生具議處事則不盡心此不明欣惟赤之意不善大

命者也夫人君代天理物故曰天子奉行天命故曰

天祐若無天命有王者皆得爲矣元有天下嘗上奏

民國官兵號號得勝之天命一去誰雄並起爰統

於我高皇我高皇又用其才釋怨錄所以制義垂

統身致太平今朕敢遠天命與父皇之舊法度莫

如父皇法度服不敢私也盡虛於忠義必寬心博異

謀難必誅今敢有不思萬聖帝之恩委分彼此惟

疑惑不安事者事發族滅以浙西諸郡水旱戶

功者莫容輕平侯李謙吉陽侯李彬威城侯陳懋寧

陽伯王通武義伯王友濟遠伯陳賢良昌伯張典安

孟頫周世子有燉幕世子僕娘平陽王濟寧水安王

曰別來忘金世子至其知安好天下初定勞困未

寧月燈草仍正當養民而休之今後官東宮級於

建文兄姑焉賢弟言府中損重武求修復宜有愛

也民安歲豐乃量爲之今用護衛士衛兵而已禁金

銀交易以通貨法犯者准姦惡論以俟王桂徵典士

本命自今王府非朝令不得擅役一單民私斂一錢

如晦於異代宋太祖起甲胄平列國而休世息閑三

百年餘洪基亦惟其時信任前朝舊臣范質王溥石

曹彬王著功等大是二君尚得累代厥後父皇之臣

非難怨人之比近有無知妄言者不知愚忠思

生具議處事則不盡心此不明欣惟赤之意不善大

命者也夫人君代天理物故曰天子奉行天命故曰

天祐若無天命有王者皆得爲矣元有天下嘗上奏

民國官兵號號得勝之天命一去誰雄並起爰統

於我高皇我高皇又用其才釋怨錄所以制義垂

統身致太平今朕敢遠天命與父皇之舊法度莫

如父皇法度服不敢私也盡虛於忠義必寬心博異

謀難必誅今敢有不思萬聖帝之恩委分彼此惟

疑惑不安事者事發族滅以浙西諸郡水旱戶

功者莫容輕平侯李謙吉陽侯李彬威城侯陳懋寧

陽伯王通武義伯王友濟遠伯陳賢良昌伯張典安

孟頫周世子有燉幕世子僕娘平陽王濟寧水安王

曰別來忘金世子至其知安好天下初定勞困未

寧月燈草仍正當養民而休之今後官東宮級於

建文兄姑焉賢弟言府中損重武求修復宜有愛

也民安歲豐乃量爲之今用護衛士衛兵而已禁金

銀交易以通貨法犯者准姦惡論以俟王桂徵典士

本命自今王府非朝令不得擅役一單民私斂一錢

如晦於異代宋太祖起甲胄平列國而休世息閑三

百年餘洪基亦惟其時信任前朝舊臣范質王溥石

曹彬王著功等大是二君尚得累代厥後父皇之臣

非難怨人之比近有無知妄言者不知愚忠思

生具議處事則不盡心此不明欣惟赤之意不善大

命者也夫人君代天理物故曰天子奉行天命故曰

天祐若無天命有王者皆得爲矣元有天下嘗上奏

民國官兵號號得勝之天命一去誰雄並起爰統

於我高皇我高皇又用其才釋怨錄所以制義垂

統身致太平今朕敢遠天命與父皇之舊法度莫

如父皇法度服不敢私也盡虛於忠義必寬心博異

謀難必誅今敢有不思萬聖帝之恩委分彼此惟

疑惑不安事者事發族滅以浙西諸郡水旱戶

功者莫容輕平侯李謙吉陽侯李彬威城侯陳懋寧

陽伯王通武義伯王友濟遠伯陳賢良昌伯張典安

孟頫周世子有燉幕世子僕娘平陽王濟寧水安王

曰別來忘金世子至其知安好天下初定勞困未

寧月燈草仍正當養民而休之今後官東宮級於

建文兄姑焉賢弟言府中損重武求修復宜有愛

也民安歲豐乃量爲之今用護衛士衛兵而已禁金

銀交易以通貨法犯者准姦惡論以俟王桂徵典士

本命自今王府非朝令不得擅役一單民私斂一錢

如晦於異代宋太祖起甲胄平列國而休世息閑三

百年餘洪基亦惟其時信任前朝舊臣范質王溥石

曹彬王著功等大是二君尚得累代厥後父皇之臣

非難怨人之比近有無知妄言者不知愚忠思

生具議處事則不盡心此不明欣惟赤之意不善大

命者也夫人君代天理物故曰天子奉行天命故曰

天祐若無天命有王者皆得爲矣元有天下嘗上奏

民國官兵號號得勝之天命一去誰雄並起爰統

於我高皇我高皇又用其才釋怨錄所以制義垂

統身致太平今朕敢遠天命與父皇之舊法度莫

如父皇法度服不敢私也盡虛於忠義必寬心博異

謀難必誅今敢有不思萬聖帝之恩委分彼此惟

疑惑不安事者事發族滅以浙西諸郡水旱戶

功者莫容輕平侯李謙吉陽侯李彬威城侯陳懋寧

陽伯王通武義伯王友濟遠伯陳賢良昌伯張典安

孟頫周世子有燉幕世子僕娘平陽王濟寧水安王

曰別來忘金世子至其知安好天下初定勞困未

寧月燈草仍正當養民而休之今後官東宮級於

建文兄姑焉賢弟言府中損重武求修復宜有愛

也民安歲豐乃量爲之今用護衛士衛兵而已禁金

銀交易以通貨法犯者准姦惡論以俟王桂徵典士

本命自今王府非朝令不得擅役一單民私斂一錢

如晦於異代宋太祖起甲胄平列國而休世息閑三

百年餘洪基亦惟其時信任前朝舊臣范質王溥石

曹彬王著功等大是二君尚得累代厥後父皇之臣

非難怨人之比近有無知妄言者不知愚忠思

生具議處事則不盡心此不明欣惟赤之意不善大

命者也夫人君代天理物故曰天子奉行天命故曰

天祐若無天命有王者皆得爲矣元有天下嘗上奏

民國官兵號號得勝之天命一去誰雄並起爰統

於我高皇我高皇又用其才釋怨錄所以制義垂

統身致太平今朕敢遠天命與父皇之舊法度莫

如父皇法度服不敢私也盡虛於忠義必寬心博異

謀難必誅今敢有不思萬聖帝之恩委分彼此惟

疑惑不安事者事發族滅以浙西諸郡水旱戶

功者莫容輕平侯李謙吉陽侯李彬威城侯陳懋寧

陽伯王通武義伯王友濟遠伯陳賢良昌伯張典安

孟頫周世子有燉幕世子僕娘平陽王濟寧水安王

曰別來忘金世子至其知安好天下初定勞困未

寧月燈草仍正當養民而休之今後官東宮級於

建文兄姑焉賢弟言府中損重武求修復宜有愛

也民安歲豐乃量爲之今用護衛士衛兵而已禁金

銀交易以通貨法犯者准姦惡論以俟王桂徵典士

本命自今王府非朝令不得擅役一單民私斂一錢

如晦於異代宋太祖起甲胄平列國而休世息閑三

百年餘洪基亦惟其時信任前朝舊臣范質王溥石

曹彬王著功等大是二君尚得累代厥後父皇之臣

非難怨人之比近有無知妄言者不知愚忠思

生具議處事則不盡心此不明欣惟赤之意不善大

命者也夫人君代天理物故曰天子奉行天命故曰

天祐若無天命有王者皆得爲矣元有天下嘗上奏

民國官兵號號得勝之天命一去誰雄並起爰統

於我高皇我高皇又用其才釋怨錄所以制義垂

統身致太平今朕敢遠天命與父皇之舊法度莫

如父皇法度服不敢私也盡虛於忠義必寬心博異

謀難必誅今敢有不思萬聖帝之恩委分彼此惟

疑惑不安事者事發族滅以浙西諸郡水旱戶

功者莫容輕平侯李謙吉陽侯李彬威城侯陳懋寧

陽伯王通武義伯王友濟遠伯陳賢良昌伯張典安

孟頫周世子有燉幕世子僕娘平陽王濟寧水安王

曰別來忘金世子至其知安好天下初定勞困未

寧月燈草仍正當養民而休之今後官東宮級於

建文兄姑焉賢弟言府中損重武求修復宜有愛

也民安歲豐乃量爲之今用護衛士衛兵而已禁金

銀交易以通貨法犯者准姦惡論以俟王桂徵典士

本命自今王府非朝令不得擅役一單民私斂一錢

如晦於異代宋太祖起甲胄平列國而休世息閑三

百年餘洪基亦惟其時信任前朝舊臣范質王溥石

曹彬王著功等大是二君尚得累代厥後父皇之臣

非難怨人之比近有無知妄言者不知愚忠思

生具議處事則不盡心此不明欣惟赤之意不善大

命者也夫人君代天理物故曰天子奉行天命故曰

天祐若無天命有王者皆得爲矣元有天下嘗上奏

民國官兵號號得勝之天命一去誰雄並起爰統

於我高皇我高皇又用其才釋怨錄所以制義垂

統身致太平今朕敢遠天命與父皇之舊法度莫

如父皇法度服不敢私也盡虛於忠義必寬心博異

謀難必誅今敢有不思萬聖帝之恩委分彼此惟

疑惑不安事者事發族滅以浙西諸郡水旱戶

功者莫容輕平侯李謙吉陽侯李彬威城侯陳懋寧

陽伯王通武義伯王友濟遠伯陳賢良昌伯張典安

孟頫周世子有燉幕世子僕娘平陽王濟寧水安王

曰別來忘金世子至其知安好天下初定勞困未

寧月燈草仍正當養民而休之今後官東宮級於

建文兄姑焉賢弟言府中損重武求修復宜有愛

也民安歲豐乃量爲之今用護衛士衛兵而已禁金

銀交易以通貨法犯者准姦惡論以俟王桂徵典士

本命自今王府非朝令不得擅役一單民私斂一錢

如晦於異代宋太祖起甲胄平列國而休世息閑三

百年餘洪基亦惟其時信任前朝舊臣范質王溥石

曹彬王著功等大是二君尚得累代厥後父皇之臣

非難怨人之比近有無知妄言者不知愚忠思

生具議處事則不盡心此不明欣惟赤之意不善大

命者也夫人君代天理物故曰天子奉行天命故曰

天祐若無天命有王者皆得爲矣元有天下嘗上奏

民國官兵號號得勝之天命一去誰雄並起爰統

於我高皇我高皇又用其才釋怨錄所以制義垂

統身致太平今朕敢遠天命與父皇之舊法度莫

如父皇法度服不敢私也盡虛於忠義必寬心博異

謀難必誅今敢有不思萬聖帝之恩委分彼此惟

疑惑不安事者事發族滅以浙西諸郡水旱戶

功者莫容輕平侯李謙吉陽侯李彬威城侯陳懋寧

陽伯王通武義伯王友濟遠伯陳賢良昌伯張典安

孟頫周世子有燉幕世子僕娘平陽王濟寧水安王

曰別來忘金世子至其知安好天下初定勞困未

寧月燈草仍正當養民而休之今後官東宮級於

建文兄姑焉賢弟言府中損重武求修復宜有愛

也民安歲豐乃量爲之今用護衛士衛兵而已禁金

銀交易以通貨法犯者准姦惡論以俟王桂徵典士

本命自今王府非朝令不得擅役一單民私斂一錢

如晦於異代宋太祖起甲胄平列國而休世息閑三

百年餘洪基亦惟其時信任前朝舊臣范質王溥石

曹彬王著功等大是二君尚得累代厥後父皇之臣

非難怨人之比近有無知妄言者不知愚忠思

生具議處事則不盡心此不明欣惟赤之意不善大

命者也夫人君代天理物故曰天子奉行天命故曰

天祐若無天命有王者皆得爲矣元有天下嘗上奏

民國官兵號號得勝之天命一去誰雄並起爰統

於我高皇我高皇又用其才釋怨錄所以制義垂

統身致太平今朕敢遠天命與父皇之舊法度莫

如父皇法度服不敢私也盡虛於忠義必寬心博異

謀難必誅今敢有不思萬聖帝之恩委分彼此惟

疑惑不安事者事發族滅以浙西諸郡水旱戶

功者莫容輕平侯李謙吉陽侯李彬威城侯陳懋寧

陽伯王通武義伯王友濟遠伯陳賢良昌伯張典安

孟頫周世子有燉幕世子僕娘平陽王濟寧水安王

曰別來忘金世子至其知安好天下初定勞困未

寧月燈草仍正當養民而休之今後官東宮級於

建文兄姑焉賢弟言府中損重武求修復宜有愛

也民安歲豐乃量爲之今用護衛士衛兵而已禁金

銀交易以通貨法犯者准姦惡論以俟王桂徵典士

本命自今王府非朝令不得擅役一單民私斂一錢

如晦於異代宋太祖起甲胄平列國而休世息閑三

百年餘洪基亦惟其時信任前朝舊臣范質王溥石

曹彬王著功等大是二君尚得累代厥後父皇之臣

非難怨人之比近有無知妄言者不知愚忠思

生具議處事則不盡心此不明欣惟赤之意不善大

命者也夫人君代天理物故曰天子奉行天命故曰

天祐若無天命有王者皆得爲矣元有天下嘗上奏

民國官兵號號得勝之天命一去誰雄並起爰統

於我高皇我高皇又用其才釋怨錄所以制義垂

統身致太平今朕敢遠天命與父皇之舊法度莫

如父皇法度服不敢私也盡虛於忠義必寬心博異

謀難必誅今敢有不思萬聖帝之恩委分彼此惟

疑惑不安事者事發族滅以浙西諸郡水旱戶

功者莫容輕平侯李謙吉陽侯李彬威城侯陳懋寧

陽伯王通武義伯王友濟遠伯陳賢良昌伯張典安

孟頫周世子有燉幕世子僕娘平陽王濟寧水安王

曰別來忘金世子至其知安好天下初定勞困未

寧月燈草仍正當養民而休之今後官東宮級於

建文兄姑焉賢弟言府中損重武求修復宜有愛

也民安歲豐乃量爲之今用護衛士衛兵而已禁金

銀交易以通貨法犯者准姦惡論以俟王桂徵典士

本命自今王府非朝令不得擅役一單民私斂一錢

如晦於異代宋太祖起甲胄平列國

油氣各三對今嗣諸增上曰先朝舊禁矣子孫遵用當自辰始豈可貳益以臣後者盡聞者增補無者如故始命內臣充事從督廣東市舶九月諭中外率臣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制美難守成不易剛柔皆益遷其中禮樂而改有其序唐虞三代至漢唐宋五代謹請鑑是故舜請問下民報虐以威深四凶垂五年明五刑然後無爲恭己稱禹承之無間可謂夏桀之亂民從其是成湯之興桀弱攻昧取亂咎亡孽營人犯亂商度庚周公相武王策伐殷廢殷民叛西戎五十載相成王制作樂垂恭仰成刑措不用況承秦亂高祖令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良定奇謀法令最明惠帝清靜於文景除恢書已因刑罰崇寬厚隋末禍滅法高祖定官制頒律令行租庸調法沙汰僕道士勸犯見法所假貸太宗貞觀之後懲新趾禁營官制令娶妻重爲輕力行仁義致刑指宋典承五季之亂太祖太宗頗用重刑科撻殺恩折自折錄律明儻立法制嚴用法情恕咸平以後刪其繁密益務仁子孫承之含弘光大恭儉誠朴不享其福至成祖之政事剛柔貴猛輕刑所制中賦重犯不適用成祖高皇帝天祐大業之資以當非常之變奮自布衣撥亂反正此三代漢唐宋俱蒙之時又大相過蓋高皇帝服古人所未易勝齊古人所不能齊兢兢業業勞心焦思盡夜繼日惟經權略不得不已而用刑特權時之宜耳及其立典異常先讓孔律損益更改十一年乃成復性雖謂傳之子孫累制精宮並無不用欵

惟之意已甚篤利權時之宜不爲常法常法之立不易體業之用彌彰朕克遵成憲佩服聖思守成之不易念刑措之尤敷昔者唐虞三代君臣之間實難訓迪紀於詩書今厥苦教虞文武藝臣猶惟聽之毅曰天職民曰天民曰天工承曰天祿非私私惟奉臣相親以彰天命以奉天討以掩人上保茲天民以享天祿善惡言內惟影響可不敢忘爾惟盡心勿謂忠有餘爾惟盡力勿以勞自伐爲名而善善無用華猶浮既莫四方子孫承之惟勤於成厥役之亂商度庚周公相武王策伐殷廢殷民叛西戎五十載相成王制作樂垂恭仰成刑措不用況承秦亂高祖令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良定奇謀法令最明惠帝清靜於文景除恢書已因刑罰崇寬厚隋末禍滅法高祖定官制頒律令行租庸調法沙汰僕道士勸犯見法所假貸太宗貞觀之後懲新趾禁營官制令娶妻重爲輕力行仁義致刑指宋典承五季之亂太祖太宗頗用重刑科撻殺恩折自折錄律明儻立法制嚴用法情恕咸平以後刪其繁密益務仁子孫承之含弘光大恭儉誠朴不享其福至成祖之政事剛柔貴猛輕刑所制中賦重犯不適用成祖高皇帝天祐大業之資以當非常之變奮自布衣撥亂反正此三代漢唐宋俱蒙之時又大相過蓋高皇帝服古人所未易勝齊古人所不能齊兢兢業業勞心焦思盡夜繼日惟經權略不得不已而用刑特權時之宜耳及其立典異常先讓孔律损益更改十一年乃成復性雖謂傳之子孫累制精宮並無不用欵

惟之意已甚篤利權時之宜不爲常法常法之立不易體業之用彌彰朕克遵成憲佩服聖思守成之不易念刑措之尤敷昔者唐虞三代君臣之間實難訓迪紀於詩書今厥苦教虞文武藝臣猶惟聽之毅曰天職民曰天民曰天工承曰天祿非私私惟奉臣相親以彰天命以奉天讨以掩人上保茲天民以享天祿善惡言內惟影响可不敢忘尔惟尽心勿谓忠有余尔惟尽力勿以劳自伐为名而善善无用华犹浮既莫四方子孙承之惟勤于成厥役之乱商度庚周公相武王策伐殷废殷民叛西戎五十载相成王制作乐垂恭仰成刑措不用况承秦乱高祖令萧何定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良定奇谋法令最明惠帝清静于文景除恢书已因刑罚崇宽厚隋末祸灭法高祖定官制颁律令行租庸调法沙汰僕道士勸犯见法所假贷太宗贞观之后惩新趾禁营官制令娶妻重为轻力行仁义致刑指宋典承五季之乱太祖太宗颇用重刑科撻杀恩折自折录律明儻立法制严用法情恕咸平以后删其繁密益务仁子孙承之含弘光大恭俭诚朴不享其福至成祖之政事刚柔贵猛轻刑所制中赋重犯不适用成祖高皇帝天祐大业之资以当非常之变奋自布衣拨乱反正此三代汉唐宋俱蒙之时又大相过盖高皇帝服古人所未易胜齐古人所不能齐兢兢业业劳心焦思尽夜继日惟经权略不得不已而用刑特权时之宜耳及其立典异常先让孔律损益更改十一年乃成復性虽谓传之子孙累制精宫并無不用欵

爲附下即上不成丁而以惟臣寧負公門不負私室同惡相濟制勢相保相忌同謀以陷忠良同爲奸

私以匿其非同幻若以及其短同側目以相師同

首與以相與所謂明此奸狀必不於治者暴露惟

貳亦有身爲執法匡扶忠善人恐誘入惑善惡言以

誣衆濫公義以濟私所謂處處行唐虞所知猶惟

戒哉亦有愧根於中白懷疑戒本無勞嫌妄自驕矜

居官帶罪因人送參詔已喜惡生發與奪陰狠自肆

所毒擅權作威福禽舌穢憤爾惟成設其旅進旅

退以勤爲定分事有繁簡安否選位有崇卑各體

所處委臣當即也母朋比朋比必渝母母口口利

口必徇母奸好欺好欺必慕母母終信必慙絕

依阿賴位者昧理後悔者失自利獨善者不遺天會濟情

憲者遺位者昧理後悔者失自利獨善者不遺天會濟情

惟德休間候我愚陋司進請甘言遺志無所繩

明允狀所望所謂依戶麻痺亦恐後戾於天爾惟

或歲於我臣匹爲固至於忘身忘節夫事君但知利己

利己利彼者昧理後悔者失自利獨善者不遺天會濟情

惟德休間候我愚陋司進請甘言遺志無所繩

肆朕眇躬克正大統未惟萬幾不敢暇逸思欲勞招復又光輔邦家必明目達惠以弘觀懷內外諸臣尚體朕心於聖臣百姓之中各舉所知無間遠邇並以名聞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舉非其人惟爾不任古訓具有爾其懋哉上謂侍臣曰皇考功德隆盛宗廟樂章未有稱述朕甚愧爲傳孫名譽而議爲之稱朕稽古麗文之意上謂侍臣曰朕宮中夜半聞閭巷何郡遷饑荒何郡過邊鄙日疾羣臣計議行之河南數處饑旱朕用不疑使者觀不疑於道如斯民小康朕之願也賜禮部尚書鄭戶府左侍郎嚴奇良通致司右通政丘顯浩勤致仕應解賜宴上顧禮部曰是皆聖考舊臣自今舊臣老致仕者聽之朕許毋得有底十月初六科給事中曰四方蝗旱民之興食官寺股食朝廷乃有省奉鷹牲斂食米者此肇坐享嘗奉參天帝之業一毫之私之費當餽民之食一食奉行禁錮尚講天子再諭吏等解度寺廟詩皆等奏天下布衣獄詔特御史分決從之命都御史漢授御史簡書領刑之意憲法之時苟有可生即與殊上謂侍臣曰有言朕法令太寬者夫治人如醫有是病則服是不反傷矣朕于之日正不敢傷民之時無病服藥朕不爲也勸達昌府同尹滿士等二十五人曰爾等事中皇考舊矣武中發直隸五府二稅每歲農隙耕其丁壯供役名均上夫及是內河淤塞皆來浚治上令金甫苗等修築永定河等第成之仍賜鈔充雇直隸行都司起居郎等不時出沒請調補勤捕上令嚴嵩退撫諭之督臣第六子濟娘奉朝初共

神有有限額繁勞或短計數或成迫促姑諭之更令詳追高平縣史告知縣徵民財市馬頭給還差吏臣方善欽財宜抵死上曰某耳不許爲私也馬給還差公事矣復後十一月頒大統鑄朕賜朝鮮諸國著爲令錦衣衛死罪一人上憐其情而使宥之發祀成州西齋刑部曰底矜其誠人無不可自新且使家得一母可食者爲獨四川行都司起居郎等不時出沒請調補勤捕上令嚴嵩退撫諭之督臣第六子濟娘奉朝初共寬誠蓋往在軍中未嘗輕覈人況今爲天下主南畿縣言無氏徙進賦發旣上乞合准諭上曰民誰與主其鄉城河東南連歲旱水旱螟蟲守令鮮無之矣其田生蠶已殺葉捕歸金之困耳封胡金爲安南國上願除臣曰北京山西春夏一時地農原心湯然而言其故侍臣對曰民父子本末也上曰比年兵旅奸僞困甚矣夙夜憂懼居武武門端門而已後官墮壁不殆嘗瘞土木也若云兵政六科都給事中朱思貞等曰天下疾苦朕恐爾未嘗不知其害甚也成化皇帝志也封胡金等公事伯三代及妻如舊制上曰爲國收民莫切守令吏部都察院令遂改吏部史及按察司凡府州縣到任半載以上者具其質否廉貪之實以奉成子月食上固太祖制禁學上解縕等曰建文廢官考所著宸翰殊不可得原深懷痛有欲著臣民者乎遺失府道監生分派天下令有收藏者皆送至錄與別本而重寫之延世子孟懿來朝擢都貢舉人王偁爲翰林院翰林上更問吏部員外下句官對曰博士典籍侍書待詔曰皆已除未對曰已除日賣如何如解對曰舊

身所未歷則博考載覽覽昔人之言行今長子居守北平雖吏家泰豫亦令窮關以知爲臣之難他日可爲君也慶成王濟然朝勅督府長史謹等古人臣無私交王府真西蕃往來以私車遠送王年少不知古長史僅者請不疑廷臣欲厭法爾朕不問尚憤戒之兵科給事中言天下衡所官更所進軍馬閱成額數額制或姓名舛異或不用印信或名不稱臣或不署年月皆不収當治罪上曰人情神有有限額繁勞或短計數或成迫促姑諭之更令詳追高平縣史告知縣徵民財市馬頭給還差吏臣方善欽財宜抵死上曰某耳不許爲私也馬給還差公事矣復後十一月頒大統鑄朕賜朝鮮諸國著爲令錦衣衛死罪一人上憐其情而使宥之發祀成州西齋刑部曰底矜其誠人無不可自新且使家得一母可食者爲獨四川行都司起居郎等不時出沒請調補勤捕上令嚴嵩退撫諭之督臣第六子濟娘奉朝初共寬誠蓋往在軍中未嘗輕覈人況今爲天下主南畿縣言無氏徙進賦發旣上乞合准諭上曰民誰與主其鄉城河東南連歲旱水旱螟蟲守令鮮無之矣其田生蠶已殺葉捕歸金之困耳封胡金爲安南國上願除臣曰北京山西春夏一時地農原心湯然而言其故侍臣對曰民父子本末也上曰比年兵旅奸僞困甚矣夙夜憂懼居武武門端門而已後官墮壁不殆嘗瘞土木也若云兵政六科都給事中朱思貞等曰天下疾苦朕恐爾未嘗不知其害甚也成化皇帝志也封胡金等公事伯三代及妻如舊制上曰爲國收民莫切守令吏部都察院令遂改吏部史及按察司凡府州縣到任半载以上者具其質否廉貪之實以奉成子月食上固太祖制禁學上解縕等曰建文廢官考所著宸翰殊不可得原深懷痛有欲著臣民者乎遺失府道監生分派天下令有收藏者皆送至錄與別本而重寫之延世子孟懿來朝擢都貢舉人王偁爲翰林院翰林上更問吏部員外下句官對曰博士典籍侍書待詔曰皆已除未對曰已除日賣如何如解對曰舊

博士中皆老成文學士偶稱初除未即上嘆曰國用本  
人以賢自以勞稱既未知我等亦本有乃令勞有勞者  
位你其自傳事以天下以知我皆與俱同詔百工技  
凡利國益民之事皆許陳奏

二年正月新印小春詩和東作方興天下文武諸司  
各宜申明教誥勸農桑恤孤困守閭疾苦恤機農  
置勉誠心崇厚之政定田賦請制詔自有祀  
交易銀兩之禁者免死屯戍興麻禁民不棄世子  
及郡王方歲貢員入學十年者不中試者當充吏役  
曰人心志奮委衣食溫飽乃能進於學問北方三四  
年中乘鶴載粟之數兵戈風塵之苦無怪荒蕪可令  
還補廢學年數而後再試之則達濟使朝飭辭歸  
上召使者前勞之報問及田獲生事久而退顧侍臣  
曰外國人也萬里來朝若不猶憇顧問必不罔歡飲  
臣聞陛下懷柔至矣所不問問官民畜產必  
及其人畜畜產必無輸上白問曰官民畜產必  
疑心朕方懷遠故不及也禁小科交易大理寺得  
犯者議論遂制律上問工部曰明禁否對曰文移請  
司矣曰榜市否對曰未上曰未榜市其教之刑科奏  
強盜盜死有年十五以下者三人上曰耄憲不刑二  
兄去憲不遺其勿海內都督府司龍驤衛千戶子  
告善欲殺子請治之曰善傷足辱無殺意使  
其母子婦妻兩處獄吏之前非風化也付夫自治三  
月吏部奏有千戶某副武人也朝命不及請卒速  
制罪上曰不及命其昧知人能盡忠心也試而果

王開國太子曰吾嘗厭之嫡長承祿於無繼為世子  
聽明曉事厚友道恭厚平內雖苟功居守事上極下  
至小心益盡一念過失大德而爲父女才爾惟夙夜  
奉爲誠實每念一念過失大德而爲父女才爾惟夙夜  
明躬勿至懈怠勿至狃寬勿生怠謙卑重志受出忠  
貞勤儉安詳惠鮮衆以示承斯以保社稷觀其敬  
之論三司可出滑稽先是命儒臣解古韻言善行詩  
以授太子至是書成風揚名文華寶翰御本門召名  
公及後學授之自是高皇所顧盼若君數加獎勵  
公人高廟之賓焉有官軍事務繁庶必諒諭民情  
刑部獄以聞請上曰善皆有士卒當勤勸勸又武臣曰今  
五府六部將軍督率誠實著稱民祇官軍非刑部  
官之枉者長山王既陵來朝上納誥召論六科狀  
編民不勝盜賦累起而等其恩心改服班群僚效之  
毋妄委一役稱詔問元元之意急定天下衝所出  
事中曰朕可否務務有失中爾等追詔辭緝曰  
敢爲之臣惡求放言之臣難得勸又武臣曰今  
亦多於守五年固子監濟濟消除害不謬當降上  
問吏部尚書奏美之他何如曰文學侍御舍奏等  
事中曰朕可否務務有失中爾等追詔辭緝曰  
田守徵軍士禦地之災變要備蠻夷要害者守多於  
屯在內夷者屯多於守地雖陰安運輸難事中者  
亦多於守五年固子監濟濟消除害不謬當降上  
問吏部尚書奏美之他何如曰文學侍御舍奏等  
事中曰朕可否務務有失中爾等追詔辭緝曰  
學富黨直近侍東以高皇帝忌辰詔請先日鑄金  
術請其法號爲上曰用敷勸前導而已禮侍臣曰臣  
升遐二日正屬嚴慕之時自非虛道選舉亦可省也  
六月是世子孟生來朝乙酉日食汝九官恭林嘉慶

諸郡水命鑿祭御史督有司嚴之諭禮部曰天下之才不盡也落第舉人或本有學問爲文優劣或文故不劣試官偶退之其再試既試得或信等六十八人召見闈廷帶面勉之使進學於國子命歲廣孝服講經松翁徐景昌譽父爵進封定國公七月寧世子營帆來朝山東都察院禮部議賈上曰使山東藍廟亦僅被一方其已大理寺言有犯者法當革上曰有之人孰不可典自新墮其身且急其心九月福建布政司奏有船泊岸海是海鹽道便通好壞因風遷至己箱船中物議令上曰鄉有善人能採人於海外酒過好不幸應泊可利而藉之舟壞為治之食粟焉便憲欲歸或往琉球即尋之去周王遣來朝獻瑞鹿百倍稱上覽謂閩臣曰朕惟治天下得民爲重優之便翰林學士景仲謹都御史劉禮體中中外官員及四方耆宿有文學者充纂開館文選閣錄寺給朝暮膳

三年正月上朝諭天下文臣曰朕惟治天下得民爲本保民愛爲民庶安其祖高皇帝况一廩身烏足富之古之明主皆遇此自警聽之分安危之繁也朕敢不敬製印列傳誥請謹之以奉天子之命也朕慮中守令必得人遂御史分道考察夫入其治出野聞人民安堵謹與風俗厚薄無盜賊吏無姦欺卽守令賢否卽不賢矣比聞御史至郡邑俱坐公館召問諸生及庶人在官者取以爲信夫君子中正自守小人略遺求舉詞言之寡至遠也自今都更及按察司考察有司賢否皆令具實錄聞徒太原陽澤潞淮汾兵一萬戶屯北京制信給官慰藉安撫等司專奉勅諭部尚書鄭裕昌言比軍士初犯者皆蒙宥小人作過全無戒心上曰朕戒佑終若其初復固可恕也刑部奏會計司錄囚上悉召諭之曰爾宜心耕去勢也心有不存并去苗矣十一月上錄囚奉天門已出牛門復召錄本指揮

鴻臚少卿各一人從容審問之有辭入白曰因久困

獄乍至朕前久聞獄則雖有而不求解乍至前則畏

威而不敢言刑部言情狀諸臣有罪繫者請論功定

議上命諭如曰刑實治天下大法也功勿掩過私

不廢公征討之功底酬之矣過而不問私執甚焉癸

丑夜京師地裏占墓田渝刑之曰天寒罷築寒陵

將士學士解箱等進所募錢糧各賜名文獻大成復

謂未備勤太子少師庶政茅刑部郎郎李光及端

重修之便翰林學士景仲謹都御史劉禮體中

五經博士周世子有敬寧化王漢長山王賢來

麻禮部月給膏蠟鈔三疋工部給居宅曰漢唐朱譖賢臣皆能以文章羽翼六經垂諸後世當使儒道之盛見於今黃河清於蒲津津臣獻頌建於孝廟之石碑府山之關求死於龍潭山發土得石龜長尺者其文冗贅竟然如生象耳以毫末戴臣奉表稱嘗遂數於孝陵楚王裕來朝二月娶王裕來朝命趙王高燧居守北京四月以儀士馬巨江爲翰林院五經博士周世子有敬寧化王漢長山王賢來朝五月詹王樞陽王有如來朝賜馬楚御駕詩王書曰皇皇創基莫忘性欲本支各盡其道朝廷則萬歲我孫國朝重守法固延紀明止藩國不輕離其間藩圉重節不殆朝廷不背責於上吾良諸弟好沽空名之朝廷不能爲親是謂不孝不友不慈仁背義咎莫大焉昔建文嘗以此失君躬奉養不深戒故天下事繁一人精督右僉藩國當體免本誠情外相愚素未與高平平陽諸侯少年寡意叮嚀告戒使人還守遠算凡我有官君子明聽諭言民國本也勿苟貪其財勿妄投其役力則民可安安民國本也勿苟貪其財勿妄投其役力則民可安安民常安熙天下無事矣是亦爾等所以令終而復聞也諭天下武臣曰國家武重衡以禦侮不以世忘忠信爾等當竭忠効力守法奉公士卒興耕所資也其用心撫太原平陽澤潞淮汾兵一萬戶屯北京制信給官慰藉安撫等司專奉勅諭部尚書鄭裕昌言比軍士初犯者皆蒙宥小人作過全無戒心上曰朕戒佑終若其初復固可恕也刑部奏會計司錄囚上悉召諭之曰爾宜心耕去勢也心有不存并去苗矣十一月上錄囚奉天門已出牛門復召錄本指揮二十人每司錄監月給筆墨紙札光祿寺給朝暮與平風雨二縣進奉率羣臣表賀上曰四方遠一

物庶幾焉名太平覽文憲憲女八月中明學校之數  
還王權來朝九月谷王懋農王懋楚子孟懿蜀子  
于悅王懋來朝蘇懋懋懋懋懋懋懋懋懋懋懋  
王時英生北平以獻太祖知其詩好制詩初上至  
勸勒拓木賜諸王近臣皆國員使充陪侍同陪  
於京嘗學於顧廣浙江廣東之市舶提舉司為海外  
諸番招建曰來遠浙江曰安遠廣東曰懷遠加封  
張輔為新城侯十月封宋晟為西寧侯楊萬利加開  
鐵山神碑銘以祖廟之廟號而立之曰皇尊顯于  
斯是其一也又謂之嘉靖王合本根心昭示之心  
自然各盡厥與諸王其勉之十一月諭趙王萬禮  
朕居北京廿有餘年每聞邊報謹守而已當時中山  
王武寧王亦惟嚴閨以無失敗退避警戒遂出此  
不輕幸耶今宜戒之

四年正月上謂侍臣曰朕聞中興善愛毫釐精妙稱  
順人因歎歐魯家者惟朝廷王合本根心昭示之心  
自然各盡厥與諸王其勉之十一月諭趙王萬禮  
朕居北京廿有餘年每聞邊報謹守而已當時中山  
王武寧王亦惟嚴閨以無失敗退避警戒遂出此  
不輕幸耶今宜戒之

壽昌生居業城後被天朝太平之盛死且有光上曰  
昔大同樂張心皆歡呼稱萬歲日本國王源道義  
捕獲海寇以數下臺灣滅之封其國之山曰壽昌山  
俄國之山上製立石碑焉南陽皇君山臺灣滅殺  
倭寇也戊戌立夏臣奉天門與臺灣營會長皆起舞  
王武寧王亦惟嚴閨以無失敗退避警戒遂出此  
不輕幸耶今宜戒之

今日留假止其再進不者冤屈化誠上曰空言不名實事留而止之必有撫蒞來甲辰大郊祀上覽存心發願輸誠上曰吾若不德皆咎歸出異端竊帝躬而累行善非能除德而徵福上曰朝天廟門百官奉事皆舉出詔諭六部尚書及近臣曰早朝奏事多不得盡言午後事間卿有欲言請詔褒獎朕聽又曰朕每四日鼓輿衣冠坐待時神清氣爽則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草廟號覽廟宇有灑拂水旱之報即付所司觀禮史更宜速達卿等宜誠服心相與淳厚庶成威惠令禮部臣請因是釋罪非曰以天下地獄佛亦有焉梁武尤耽鬱可效之實功疏罪帝王大業一月車世子猝卒朝成都等府州宣尉等司奏勸荒田賦上命戶部除其歲額命軍官犯罪及度立功者復復之二月辛卯朔視天象鑒於先師立碑旌廣慶東榮顯于天也御史中丞范仲淹司免其賦雖繩愆可汗鬼力赤曰朕猶為治懈欲責方有生歲得所欲致書可汗謂孟珙往來其為一案不可汁不悔我使臣臣固執我愚夫天之所興孰能違之天之所廢孰能舉之昔天命有宋歷十餘世矣而廢其猶以命於元數世之後大又服之命我太祖皇帝此皆天命人之力也不然之後世自愛微憲前使者及所掠去邊境之人用軍器同享太平登公零未古稱桓天昌遇天亡九冗衛有兵甲地人卑難身已乃不釋手東還西徙老者不得終其身少者不得安其居數十年矣是皆何罪可汗賢明特遣還

一表裏往還致遠意永和王濟娘水朝上曰宣府萬全  
省皆得安樂苦告其小宰將士上備繫書夜不解甲眠  
宿御部中選軍人朱等拔林京第一復亂討下第軍  
人得文學優等二十一人觀容帝授之官選未及者  
賜銅還選論之曰第等當歸學第里父兄所在勤  
于蓋悔愧如也謹子弟禮母生善懷以撫德因勤  
論海夷流人召爾還遷都處於底改民罪久徒奸濶  
掠財所犯宜重罰都督金水如故四  
月薦天府老人以優免田租人畝充祿古漢州人  
禮部予道里費面諭曰往者北方連歲軍旅供給  
勞苦敢苟特免比翼難何如民力復舊否厭念一來  
恐勞田畝歸歸咎子弟爲善而動生皆卿頭痛因  
諭戶部臣北京者老多有入斂者奉作方興政當勸  
督者悉愚聽之曰豈堪涉遠微檄徵止之  
保安王尚憲賜陽王有知長山人  
於天下論使者曰乞許淮所欲大士大尚有識議  
凡天子哉因顧學士解詔乃有益上諭  
御史陳政曰御史以倣事自儻從用清議介直之士  
不能是者愚聽之因諭吏部授更必其人又曰百  
官小大皆必其人當但御所有校尉請朝臣謹議詳  
上下不相安也付治於法五月召翰曰朕覽聞乃有  
見刑部引案有逮及無妄累不決至病於危其人  
無罪若病死有殺之矣洪武在明又不審今天  
氣已蒸然流汗以下其皆合所在發遣上謂侍臣曰君

部金錢古村關遜副都御史制勸教等採於中外命  
秦寧侯碑注北京刑部侍郎張憲督營建造瓦徵天  
下諸色匠作選軍民了壯期五年九月赴役於北京  
來成化二年上詔翰林院侍講官等曰朕素好觀  
易時學文雅為以易熟易精有裨益者易也其妙  
在於變又曰內君子外小人君子用君之功效  
一小時周文以待讀學士請設陞陛解賤坐更入日  
猶驚世悼慙宜在左右春秋高矣故選鄉詩周文帝  
首詔會賜百姓各傳給選還願顧胡廣等曰斯人  
機靈端方上問胡廣曰中官自江西言田家樂指  
昔了此甚早也對曰臣嘗聞樂多病是以早擢上江  
言四民皆省尤要八月侍臣有言強盜劫人多  
滅反成邊忘法寬無以示憲上曰朕懷其初非得已  
山西守將吳高曰朕欲馬善恩有二策其一欲略如  
漢趙捕木草等地其外除鹽數人守之則令中領道  
其冬寒草則聚而耕之一徵與軍民收養歲  
監收稅策之二廢之我善耕思條畫上聞召選政  
參奏質疑而責之曰取於民情離散不急四方言事  
皆欲悉聞今草率非重務者通政司但送六科不聞  
狀如此則何以過政爲鴻慈王憲書曰比聞駁馬  
都督李容桂被誅執獄門下不聞其聲雖嚴執獄  
靖功臣曾鼐不知其苦聞閑事自洪武來何嘗有立  
馬騎馬門之令所尋訖台之人悉送京師王憲爲首  
駕馬縱恣豪橫卒用悖逆被下獄今辨效之莫詳王

本朝設臚、西宮禮、二苑馬寺等。北宮一苑馬等中殿批  
賈名又書之禁。十月免于胡上顧侍臣皆休。一日  
復問寓舍無事。寧靜齋否。對曰。假亦不騎。不騎上曰厭  
孔子飽食終日。三官中也。觀者若李盛平切莫自  
遺。我寸斷何可。不勉。辛丑日食甚。便遣將軍朱能幸  
龍州使右副都御史王之仁。知事。朱能至。遣使  
詔部賜陽書。請召耆郎。賜陽曰。朕宮中。臣用磁盤。玉盆。蓋  
然可念也。十一月庚申。大薦享于高皇帝后。臣庶。祖  
考。庶祖。其列于其甘旨席。孝禮樂舉。由神樂樂歌。執  
廟賜。召臣歸。見其頭髮。臣表奏。不敢。斯是吉上大春祿。  
見其足氣蒸雲霧。而微露。臣盡心。腰轉膝。和神人。  
之所感。絕妙。古自有道之吉祥。確之。意刑罰。  
東宮慄慄。躬承天。與皇考。此其鑒識之意。刑罰。  
大進。月聚。因數上聞。之凡數百人。大辟十之一。一名  
尚嘗。呂宗少。和處謫等。曰。非死刑者。何今天寒。淹死。  
雜犯死罪。以下。約二日。悉依贖罪。例發遣之。戶部人  
村高文。被詔曰。昉。下詔許。會議都史。陳曉。以文  
諭疏。舉是特。事勤。而滿論。高論。高論。不與。言。今後  
速言者。但。論。可用。與。否。殊。刻薄。非。助。厭。文。雅。  
可。付。吏。審。憲。才。授。官。十一。月。辛卯。大。數。天。下。上。閩。京。  
師。民。多。病。歎。曰。內。府。裏。村。耕。漑。乏。不。能。有。濟。何。況。  
於。外。命。太。醫。院。望。蘆。方。創。復。命。醫。部。申。明。藥。局。之。令。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皇極典

第一百四十五卷目錄

帝紀部集考一百三十九

明七

成祖一

皇極典第一百四十五卷

帝紀部集考一百三十九

明七

成祖一

被名山叢典記未錄五年三月工部尚書朱祐採

本四川人木穀株出谷浮江縣其山曰神木廟祀

之四月吳王崩未葬王尚冠順陽王有短車世

子聲滅代世子還歸來朝上謂待臣曰朕與卿等論

政不覺語久或謂傷氣非所以謹生知天下之大

休利害其廣訪博詢草能知之侍臣對曰好問好

察我不以無爲也上曰不如是不足以盡草情五月

敕左都御史陳瑛等曰朕每歲春夏若農隙耕作

浚溝築壟井修陂池播種燒禾則賦貯比河

南郡縣浮糧常有司匿不聞反官祿登及還視之

有收不及四五者有十不及者亦有損食苗實者

朕亟命之已見真於法其榜谕天下曰今年早災

傷于事不以聞者罪如之食糧仰史下自吉至秋

司參議平安南等上諭都察院曰朕甚憲我皇考舊

制調發軍馬必用得資文書去年命內使採天言山

西北朕一時過尋悔而罷近間內侍進諂諑諸官僞

造勅復以天爲名於後勞苦軍民所在官都不

來奏聞卽遣兩御史往詣檢送京師有涉乎皇義不

貸七月乙卯皇后徐氏崩八月三日法司奏錄囚命并

犯十惡者皆貸死南人成祖南北人皮蠻北流以下

姑釋之交趾已半餘衆出沒七浦諸州山谷中前軍

都督僕事高士文往勦至廣西州與戰死之九月張

輔等獻李善及其子蒼之俘於京師上御奉天門

受之以杖戮他子孫皆殺之給衣食於有司委令縣

來請以民償他子孫皆殺之給衣食於民田力織奉養大

出獻稅供上僧何嘗裁剪以日以父兄所舉明經士人

甘閩祖等十一人爲濟江等府同知縣勸勿御書慰

勉之羣臣有守卒奉自陳母病甚乞假省親上曰

曷不早日告亡衛官不憲也上大怒曰守衛官非

人子耶黜為文郎都縣奏送所舉士上曰南不耐

寒食利害其廣訪博詢草能知之侍臣對曰好問好

察我不以無爲也上曰不如是不足以盡草情五月

敕左都御史陳瑛等曰朕每歲春夏若農隙耕作

浚溝築壟井修陂池播種燒禾則賦貯比河

南郡縣浮糧常有司匿不聞反官祿登及還視之

有收不及四五者有十不及者亦有損食苗實者

朕亟命之已見真於法其榜諭天下曰今年早災

傷于事不以聞者罪如之食糧仰史下自吉至秋

典序之曰昔聖王之治天下也盡開成之追懷裁補

之官修禮樂而明教化闢至理而宣仁文蓋目伏羲

神農黃帝堯舜以至禹湯尚已之數聖人繼天立極

皆作者之君文武相承文監一代乃始有述孔子生

周之末有德無位割於賢序功實作者周易百家姓

繫于者避煥秦人割書盡失之絕漢興六藝傳傳

而唐宋沿舊有徵我高皇帝以神聖之教垂禮樂之

淳博大慈遂同聖帝明王之道朕嗣承洪基留思機

進以爲愧一時必有統之制作作用以序百王之

傳總歷代之典而世祀緇遺闕賴富恆慨其難至

於考一事之微亂蓋莫周求一物之質窮力莫究詳

淘全於沙採珠於海蓋更不可易得也迺集古文之

臣因四庫之書購募天下遺籍上自古初迄於富世之

清芬芳授業聚羣分若爲美以氣天之和也

有氣斯有聲有聲則古字故用韻以擬字用字以繫

事揚揭而目畢義始張而未具舉包括字宙之廣大

統會古今之異同丘壑精粗根柢然備其餘韻之

言亦得附見於卷首猶謂遺稿以存考索始元之秋成

五年之冬總一萬一千九百三十七卷名曰永樂大

典其最優德其餘存於以見斯道之大蘊藏天地

通貫古今文脈並行布著而絲絕也十二月頒高皇

帝廟號功臣榜載文及勅旨於武官面申諭之通山

王玉倫來朝六年正月勑新城侯張輔曰以將士久勞於外今

爾等撫平定及時報捷候知春暮未聞還期朕

夙夜在念其有妨耶速使奏聞二月癸未武臣子弟襲

敵者試騎射初試不中罰本衛所充軍三年覆試不

中議成遠方割退才子弟代之詔曰朕嘗言南征以  
培內難特皇太子居守賴軍民竭心効力供餉傷  
馳驅負輶資數百里弗寧城守戰禦冒犯失石父母妻  
朝夕不保使朕無北顧之憂朕卽位以來飲食要塞  
不忘北京民其所屬都縣數被水旱歲歉不登缺食  
流移朕甚愍憲永樂四年五月所逋負稅糧課程其  
盡蠲之諸邑課程自永樂六年為始仍免歲三年少  
伸朕意若三日詔曰比者督運北京需材於下國之  
大事誠非得已民之勞止厥甚帑廩所司督責進貢  
糧蓋逼迫其失厥心河南山東山西永樂五年以前悉  
與蠲免東安裕城二縣歲命無之又支庫布政司尚  
書黃福言交趾初平徵斂不一請核定輕重賦役之  
上曰比除文陞郡縣官朕敕令改易以無新  
附黃福言合旨應戶部其議之通給事中都御指  
揮朱祐祿爲安樂王除謫功有差八月交趾賦餉  
定額悉等復聚作亂以沐辰爲征南將軍總兵官  
朱勇兵西萬發雲南往征之命軍訓尚書劉備督其  
軍浮圖王麻那忽耶那勿罕來朝上嘉之親  
上之奉大內皆賜冕九月交趾土人莫遂發勤吳遂  
等來朝上嘉初下安南時率先鋒騎鷹突厥詩  
身別居失八里今鬼力亦等迎兩百騎突厥計鬼力  
力亦與也孫台久結帥相倚爲固未嘗謀親就隸  
兄手握重兵雖或下有所附屬者亦安敢與異志繼與  
鬼力亦不兩立矣元連也說順帝以後辭恩問六  
傳未聞一人善終者此亦天意古有天下者皆討前  
代子孫如陳杞徵蕡義唐亦行之義高皇帝五子  
孫九厚愛古思帖木兒遺澤可曰江南爾馬也張  
兄子之誠擬之至是前代有同叔而猶然采朱歸  
朕當富貴無各封爵實貴居近塞惟所欲若惑  
下人國憲立之處名不稱謫機是亦惟爾特賜諭意  
并賜鐵金文綺衣一乘綵幣二端勒新城號張輔等  
日朕命爾班師今天氣已熱乘輿方作奔騰視之有

一死寡不名全功四月永壽王尚仁來朝五月下詔  
教化臣僚尊教武官寬恤之悉岱能一切不急之  
務六月勅秦侯陳珪及北京行都御史今方盛暑軍  
民赴王者飲食作息必持有良藥醫藥微恐爲劫掠  
所不取帝軍民子弟僕僕有自爲帶者并其父兄送  
京師輸作五臺山里就北京種田七月薨世子孟  
榮來朝備從安南功進封獎輔英國公沐足哈國公  
濟遠伯王友爲侯補升為安遠伯允利士舍哈林木  
太平把充字繼來朝封馬哈木爲駕寧王太平爲贊  
義主把光羅爲安樂王除謫功有差八月交趾賦餉  
定額悉等復聚作亂以沐辰爲征南將軍總兵官  
朱勇兵西萬發雲南往征之命軍訓尚書劉備督其  
軍浮圖王麻那忽耶那勿罕來朝上嘉之親  
上之奉大內皆賜冕九月交趾土人莫遂發勤吳遂  
等來朝上嘉初下安南時率先鋒騎鷹突厥詩  
身別居失八里今鬼力亦等迎兩百騎突厥計鬼力  
力亦與也孫台久結帥相倚爲固未嘗謀親就隸  
兄手握重兵雖或下有所附屬者亦安敢與異志繼與  
鬼力亦不兩立矣元連也說順帝以後辭恩問六  
傳未聞一人善終者此亦天意古有天下者皆討前  
代子孫如陳杞徵蕡義唐亦行之義高皇帝五子  
孫九厚愛古思帖木兒遺澤可曰江南爾馬也張  
兄子之誠擬之至是前代有同叔而猶然采朱歸  
朕當富貴無各封爵實貴居近塞惟所欲若惑  
下人國憲立之處名不稱謫機是亦惟爾特賜諭意  
并賜鐵金文綺衣一乘綵幣二端勒新城號張輔等  
日朕命爾班師今天氣已熱乘輿方作奔騰視之有

「一日二日便十日何害大抵人情難得有便官屬兩  
者有酒不能吐者洋恭以惡母刑道之十一月勅滿  
營六月勅秦侯陳珪及北京行都御史今方盛暑軍  
民赴王者飲食作息必持有良藥醫藥微恐爲劫掠  
所不取帝軍民子弟僕僕有自爲帶者并其父兄送  
京師輸作五臺山里就北京種田七月薨世子孟  
榮來朝備從安南功進封獎輔英國公沐足哈國公  
濟遠伯王友爲侯補升為安遠伯允利士舍哈林木  
太平把充字繼來朝封馬哈木爲駕寧王太平爲贊  
義主把光羅爲安樂王除謫功有差八月交趾賦餉  
定額悉等復聚作亂以沐辰爲征南將軍總兵官  
朱勇兵西萬發雲南往征之命軍訓尚書劉備督其  
軍浮圖王麻那忽耶那勿罕來朝上嘉之親  
上之奉大內皆賜冕九月交趾土人莫遂發勤吳遂  
等來朝上嘉初下安南時率先鋒騎鷹突厥詩  
身別居失八里今鬼力亦等迎兩百騎突厥計鬼力  
力亦與也孫台久結帥相倚爲固未嘗謀親就隸  
兄手握重兵雖或下有所附屬者亦安敢與異志繼與  
鬼力亦不兩立矣元連也說順帝以後辭恩問六  
傳未聞一人善終者此亦天意古有天下者皆討前  
代子孫如陳杞徵蕡義唐亦行之義高皇帝五子  
孫九厚愛古思帖木兒遺澤可曰江南爾馬也張  
兄子之誠擬之至是前代有同叔而猶然采朱歸  
朕當富貴無各封爵實貴居近塞惟所欲若惑  
下人國憲立之處名不稱謫機是亦惟爾特賜諭意  
并賜鐵金文綺衣一乘綵幣二端勒新城號張輔等  
日朕命爾班師今天氣已熱乘輿方作奔騰視之有

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兼掌行在禮兵二部都察院  
事賜鈔四百貫工牛上巡北京事為督京師翰林學  
士胡廣等子楊榮諭德令幼承恩從戊子朝蹕輿陽  
謁祭皇陵上貢士益陵從官皆貢遂遷都於祖陵廟  
鳳陽土民戶鈔道官祭監監沒將十送祭於東  
昌黎城次河白溝真定鄉上諸陵處葬已私葬徐州  
祀徐王壇遺祭少吳帝葬孔子廟孟壁山諸博士寅  
至濟寧喪至上海下數刻大司馬胡廣哭矣忽復  
至行館賜坐待奉夜深辭退上曰朕每日避風沙草  
間且行且懶可隨觀早發漢上騎射過小村孝  
居數家桑麻繁茂魏縣雜處見家婦女聚觀如不知  
萬象遠上曰安哉民家苦抑至東平州勉諸士慕臣  
樂善如漢東平三月甲辰幸泰山辛亥至膠州萊州  
望泰山及北京山川子子駕歸濟寧造登泰嶽廟  
烈帝及河間獻王戊午駐蹕泰山見諸老追叙供  
億之勞免其稅役壬戌至京壇而告天地於奉天  
殿造泰山石碑陰之神受奉朝賀官吏軍民飲  
命文武大臣從游萬歲山文陞通直郎賜勅給事  
許欽行在刑部都察院北京行後軍都督府曰北京  
官吏軍民忿靖難者除十營營盜不原督計釋之發  
允軍者悉復其故守使城功後復議公行錄旨督  
官庚午大宴賓臣及北京者委署直閣賜勅給事  
月諭行在都察院曰朕已有從靖難者官吏軍民罪  
尚應有獎勞興憲者其以朕意示之謹臯太子書曰  
朕爾監國凡事務寬大最蒙恩文式草具旨狀所  
命雖有小過勿追折辱亦不可偏聽為好惡機發之  
重奏繫而行稍有所忽累德不備敬之慎之門四月

敕獎義令舍等曰皇太子子藍國公裁決魚藻令  
科詳錄某奉賈一人繇何司一人錄何司復宥歸何  
夫成之儀嗣天下大本末等輔導當使天下之人仰  
望風采風布盡心庶副懷任在刑罰督察冤案請  
錄囚命重者五覆奏五月論北京者曰朕惟帝王  
之治教化為先朕夙夜奉率恭勤圖行之凡我百姓教  
訓子孫明詩書通善惡惡而友教一坊一鄉之長  
教訓鄉坊之人五民守義無有淫情貧富相時聽保  
相恤則上下相安風俗淳厚夫降祥肇殃惟入善不  
善惟人作惡而後亦為善賴恤之省之營山陵於自  
平縣之黃土山軍驚院封其山為天壽上采御室  
賢格言為吾四曰聖學心法屬皇太子而序之曰  
朕惟古帝王平治天下具有一要道謂諸子孫亦有成  
法朕是皇者洪基也遵祖廟體仁思惠以順天明有  
道而尊夙夜敬莫怠也崇實欲以忠信訓明我  
子顧所聞者無過六經要賢聖之道後務之嚴柔為  
人有好惡榮讓之大則其能容君德之重以其慈  
書名曰聖學心法居君父子為綱分而為目有統  
有專惟我子孫尚懷此之夫人君體周天下必靜學  
問心修身養德以充之算重傳道識以廣之先  
明諸心力求其至然後可以應天下之務無不至矣  
不疑此者聖功何先啟天教也者所以不係大  
命也天行健則天谷谷盈也安然不殆  
去人遠不可遠須臾覺鬼神尊祖祀天所以報本  
歸厚者其以朕意示之謹臯太子書曰  
神有是以是而非貌有以質而偽不可不辨也君子則處  
以公正正舉更如一小人則用情私君心公正故君  
于所合而偏邪私夫其私和君心公正故君  
言日闌無蔽塞之漏夜伏之禍好改而喜拒非誠而  
飾才大臣國榮下僚僅耳日暮塞則敗亡也夫言  
有以是而非貌有以質而偽不可不辨也君子則處  
以公正正舉更如一小人則用情私君心公正故君  
含惟明君也夫禮國紀也美情純也發氏敬莫善禮  
教民和寡善養治天下者先修禮樂為夫天地者尊  
卑之位也君臣者實體之等也君明則辨則人倫序  
而名分正故聖主之於天下也不使卑論尊賤貴

始不可得已夫禍亂生於怠慢而安危不可有功大要在自強一  
心之用周流天下不苟與斯危不可有功大要在自強一  
而己靈則明不憚不脩則身修宋齊國富而天下平  
夫亂者生於治也生於怠也非治能生亂以久安  
而忘戒是以怠亂既而懷慮之無及守備持盈中  
而忘危者人君所以安身而保位也道德仁義教化  
之原也若夫內外者男女之役也明君為政必先正  
內則閨門和倫理正其綱紀不妄取自古國家衰亂皆  
緣内外易位尊卑倒置溺於中言出於閨男教女  
難盡體之至也聖君為治先親九族天下順親人道之  
大也庶幾之德也時時行善事以展觀足以開前途  
也民國本也保加亦子未有不治也故治先育才道  
也者所以化民易俗也學不至道不足以成才故養  
才必系學業立師是其志也人有選擇才之方  
在取學業於人有好惡榮讓之大則其能容君德之重以其慈  
官稱事治矣數淨之大則其能容君德之重以其慈  
讓例久納請對者「愛也」謙也己而順接而受之則衆  
言日闌無蔽塞之漏夜伏之禍好改而喜拒非誠而  
飾才大臣國榮下僚僅耳日暮塞則敗亡也夫言  
有以是而非貌有以質而偽不可不辨也君子則處  
以公正正舉更如一小人則用情私君心公正故君  
于所合而偏邪私夫其私和君心公正故君  
含惟明君也夫禮國紀也美情純也發氏敬莫善禮  
教民和寡善養治天下者先修禮樂為夫天地者尊  
卑之位也君臣者實體之等也君明則辨則人倫序  
而名分正故聖主之於天下也不使卑論尊賤貴

小加大庶先廟君君臣臣父子子夫婦別長幼順

上相推朝廷之誣明禍亂之源塞失人君馭臣惟  
禮與誠遇以禮待以誠則得賢者之心得  
而天下之上游天下之士歸而百姓戴為人君不以  
賞私愛以待有功不以罰私惡以待有異富功則  
勤罰當罪則賞各罰則刑類說令墮失所服  
不足勤刑法不足嚴故賞罰者明若所懷也刑也者  
聖人所以使人遠罪改過也曰欲曰優先士取用不  
敢輕也穀食多益作獄愈憤天下忘私恩謂之君  
也財者所以經用也善乎君子之言曰民邦本也財  
民心也善生財者必取民也養生息使其力有  
餘品物制度效用而不竭庶士則不然用括創之更  
剝骨削髓而謂之曰能之人也欺其君者也茅矣上  
皆堯之所以欽明也惡衣非食所以無間也豈士不  
食淫於嗜欲而被餒於者唯故下不堪四降賜福  
棄世之君極貴而窮好天怒民怨欲國無危不可得  
也夫兵也者所以備不虞也除暴救亂先用武天下  
既平先用文文武並用長久則安也難可玩以敗聖  
王之治兵也教禮義為至死而不能失以畏

卿萬全若夫父子人倫之至也為人父止私慈教之  
也愛而不敢敗其子也孝順德之本也子以事親以  
身之孝率天下之孝則不從不嚴治矣善繼述德  
不改先志孝之實也若夫勸懲以事上廉謹以簡身  
明皇者戒節之制遂復稱忠如藍玉者皆骨  
賊母市恩母送養此臣道也歷觀人臣之敗有不  
勝於厚食汚而忘律者也吾所以勉為吾之臣者  
也前諸事皆集舉賢之旨爲訓修齊治平之要蓋  
大略已見於數百言皇帝明王賈士君子或生或學  
讓議以守法正心修德雖殊務矜厚但無私也不  
以私愛以待有功不以罰私惡以待有異富功則  
勤罰當罪則賞各罰則刑類說令墮失所服  
不足勤刑法不足嚴故賞罰者明若所懷也刑也者  
聖人所以使人遠罪改過也曰欲曰優先士取用不  
敢輕也穀食多益作獄愈憤天下忘私恩謂之君  
也財者所以經用也善乎君子之言曰民邦本也財  
民心也善生財者必取民也養生息使其力有  
餘品物制度效用而不竭庶士則不然用括創之更  
剝骨削髓而謂之曰能之人也欺其君者也茅矣上  
皆堯之所以欽明也惡衣非食所以無間也豈士不  
食淫於嗜欲而被餒於者唯故下不堪四降賜福  
棄世之君極貴而窮好天怒民怨欲國無危不可得  
也夫兵也者所以備不虞也除暴救亂先用武天下  
既平先用文文武並用長久則安也難可玩以敗聖  
王之治兵也教禮義為至死而不能失以畏

卿萬全若夫父子人倫之至也為人父止私慈教之  
也愛而不敢敗其子也孝順德之本也子以事親以  
身之孝率天下之孝則不從不嚴治矣善繼述德  
不改先志孝之實也若夫勸懲以事上廉謹以簡身  
明皇者戒節之制遂復稱忠如藍玉者皆骨  
賊母市恩母送養此臣道也歷觀人臣之敗有不  
勝於厚食汚而忘律者也吾所以勉為吾之臣者  
也前諸事皆集舉賢之旨爲訓修齊治平之要蓋  
大略已見於數百言皇帝明王賈士君子或生或學  
讓議以守法正心修德雖殊務矜厚但無私也不  
以私愛以待有功不以罰私惡以待有異富功則  
勤罰當罪則賞各罰則刑類說令墮失所服  
不足勤刑法不足嚴故賞罰者明若所懷也刑也者  
聖人所以使人遠罪改過也曰欲曰優先士取用不  
敢輕也穀食多益作獄愈憤天下忘私恩謂之君  
也財者所以經用也善乎君子之言曰民邦本也財  
民心也善生財者必取民也養生息使其力有  
餘品物制度效用而不竭庶士則不然用括創之更  
剝骨削髓而謂之曰能之人也欺其君者也茅矣上  
皆堯之所以欽明也惡衣非食所以無間也豈士不  
食淫於嗜欲而被餒於者唯故下不堪四降賜福  
棄世之君極貴而窮好天怒民怨欲國無危不可得  
也夫兵也者所以備不虞也除暴救亂先用武天下  
既平先用文文武並用長久則安也難可玩以敗聖  
王之治兵也教禮義為至死而不能失以畏

署吏部事方質南京御史之才者名至北京資參

萬御史著理等二十八人上聞有縣小吏出身者命

黜之曰御史固可直須用有學識宗儒者謂是

臣曰近日州縣數奏旱朕甚不寧右通政馬懋對

於聖賢也是月安邑縣牧收貪白威言安邑早傷民

饑流徙吏科微不乞折收糞雇當糧稅里太子從

之命選授御史委合面以歲令安邑發錢增知縣黃信

中古田知縣謝子襄謂湖澗夏升爲縣尉氏民太

子皆獲薦爲其本府知府六片遺御史行都察院員外郎

吏員漢南縣副使御史毛澤江上知縣史家治刑部

吏員不職不無甚易州同知張應昌成祖勅勞之

并賜上等一級金鈔衣一錠千貫陞侍郎兼都御史

掌汝下事下屢蒙特行在吏部都察院吏志心訪吏

議難諸臣曰昔漢高帝用韓彭臣皆咎咎歸尉遲

敬德爲唐功首霍有小過一聞太宗諭之即日赦勅

宋齊彥高大功恒自抑抑得令名終始立往詔

裕君雅有加意勤勞亦不疑切謹守不違中山武

寧侯上以所奉王功大心細守則不違四方入

奉杜門遠害每日趨朝聽解屏風如藍玉者皆骨

人卒至覆沒又知李廣陰凶包怨匿疾讓天地

鬼神厭惡深淺莫知忍辱有不日省究忿怨

益深昔自保之之道斯後從嚴節以臻今日朕嘗申

心是豈非所虛望哉昔甘肅守將殺二十人當罪

五人而已其時秦臣阿不廉承以爲恨朕數戒爾若

有棄人爾等殺之不宥陽督必有陰諱丘神與敵戰

收破羌之主魏火與王忠李遠皆力戰死而闕歎息

曰福不從吉言至此朕不明決執狂焉陽李遠

王忠點譏諭將士死事者皆勤行在五年累獎士治

器械天下武職坐昇者皆令誥勳自官非殊死悉有

之備備而有制制鮮風進馬勤征至則倒直命

夏原吉治淮築城爲儲蓄原吉請於宣府以北用武

剛車三萬輛運糧運軍約十日程築城一酌備否他

軍留守及敢覺遁而蹤其後上然之十一月是月也  
督河刑部侍郎張本有疾皇太子遣醫馳祝賜鈔五  
百貫及狐帽狐裘

正初運物赴行在河溫舟瀝皇太子遣張本督視本早暮躬勤爲方略立程度舟行普通公私便之至是辰星太子遣張馳觀

選數年其弟戶內都督在都督王友等侵交趾軍事  
以從征進封襄懋寧寧侯是月也守京城內使言城  
門郎於皇太子繼禮擅離城門郎亦言臣病偶  
歸固言之內使矣臣嘗忤內使故內使攬臣皇太子  
歸

日增財物無殊內侵上聞也。至一月無事者一金也。真重典。

歲是月也皇太子以淮揚風陽至陳州去年水患淹死近臣親免其役災田有與賣子女爲贖還工匠役官本憲仍佩征南將軍印充總兵官雲陽伯陳旭允副總兵率師從交趾於

寇以襲北征詔天下命皇太子留守北京戶部尚書等  
夏原吉輔之趙王高鑒整理北京城池軍馬處平定  
袁谷泰寧侯陳珪輔之丁未車駕發山西次龍虎臺  
遷居蒲山川庚戌度居庸關次永安向晚雨雪已

秀日下五色雲見一己駐蹕宣府王成度對狼毫書  
碑典和甲子大閱士是月廣德州知州楊翰坐事革  
逮州民詣關領政皇太子復其職賜鈔二百貫三日

乙亥駐蹕鳴鑾丙子駐蹕凌霄峰地燥泉乏天忽雨  
雪丙戌大閱乙未駕次雷水源地鹹水涸忽湧泉屬  
從臣應制賦神應泉詩是月也頃川縣饑皇太子倉

賊之四月庚子行營刀戰中夜皆有火光晃卯軍望  
至元石城勒窮於立馬峰曰維日月明惟天地壽  
石勒絕與之急久庚申次感虜鎮之木軍士逐服賊  
以所乘車上尚勝日已暮喜視軍士食乃猪頭月也

五月丁卯大駕崩。賜服。馬河選將三百尋失。衛不諫於諸將。成大壞舉。禪謀言本雅失里將西奔瓦刺已至兀兒札之山下。令諸將悉度飲水。才克渡。于外也。之後。南侵。竟至玉反。黃忠。別名。才充。年少。

營兵馬於飲馬河上。率騎馳河西北行以二十日趨往內子營。聞高陽縣將遊山取便道母城土用繩轆百戶高鄉縣戍軍車駕駐兵河上。賜名清濱河。倍追夜已卯及幹難河上。登山先布陣。連擊鼓。營

寅至蟠龍山以所獲牛羊及光禱寺上供祭十日  
月也金州還北泛海皇太子遣祝之賑游宿交趾  
兵官沐景追勦賊首陳泰據於虞江李擴追斬  
三千餘級六月癸巳車駕大飛聲鑿倍道行甲辰

阿魯台聚衆山谷中命屬陣上率數十騎乘高車  
勢壓軍度山結陣行散出沒迎且却少頃阿魯台被  
人誦降上已預敕出諭之既阿魯台爲下所阻未

再遣其裨來上賜甥酒復使與偕其下欲降者半欲戰者半上命諸將嚴而待敵遲回不發上以數百騎挑之敵迎戰右哨與敵同魯台率數千騎當中堅上

率精騎衝破之阿倍山口敗馬軍而逼追奔于佛國丙午上率精騎窮追命督督黃中金王等領馬步卒擊退長秀軍收梁乘還牛馬畠苗當中等數百騎者其輜重丁未軍追及四溢斬其名將以下百數者人戊申日至興城上至山谷間聞大鼓之音西望

廣漢上命諸軍渡河而伏以輜重先上後精兵最後  
敵既趨輪重伏山敵亟走上兵至敵莫知所向反奔  
河皆陷溝生擒數十人餘盡死庚戌亥武鎮辛丑  
太始壬子諸將皆賈走于水玉閣山上凡三百步

憲之命中官刷視病者悉給醫藥乙卯次演華原之就  
昇病辛酉太長樂錄令都督劉江賤國公助之就  
遇瘧篤懶亥亥次金匱奄命他主病假收病卒一人  
寘鈔五七月丁卯大閱畢至勞將上分獲給軍上

曰飯在塞外久煮食非<sup>也</sup>齒也忘士不能甘侍臣曰  
比見陛下服御俱乾於脣上曰取往時軍告  
然此行尤念士改聞平李陵譽爲感幽驛王申次大  
谷無慙率夏備禦都指揮王倅曰朕聞能特命鎮守  
谷無慙率夏備禦都指揮王倅曰朕聞能特命鎮守

之死西羌發兵止秦。建昌王及子龍、宣太子、使使進袍服請上。更上曰：「將士久散入關賜之晚。」乃大賞功是日也。皇太子令合州縣戶不及五里州一年。系一年。子真王。一作真王。一作真王。一作真王。

潮平沒登州宮所屬諸縣燒安慶徽州鎮江鳳陽等處  
都縣饑皇太子皆命安撫賑恤之八月封安遠伯撫

遜河辰七月渡黃河故道成陝西疫遷戶部侍郎王正  
影祭西藏及關內軍山川上謂兵部尚書方實賈曰物性  
遂遷而生蕃往時北京土人養馬散牧都御史以驥善成  
遂舉率羣僚送葬京師累日不食嘗以酒肉自奉嘗  
死喪者病不治死者疾以此諭司牧皆不憲用爾  
兵部申勅之以湖州諸縣差雨沒稼死今年田租在  
輔沐底敗交趾賦無歸於月常江汝南王有燦水  
寧王有光來朝萬列加潤王拜至遂蘇利卒其妻子  
及陪臣王一朝入朝見太祖皇帝曰吾聞寧王  
萬山國王之臣慕其德遠來見人討不庭遂仰頭  
被縣殺八月癸卯日食諭三司法司明刑僕儀衛  
面訓吏史苟且因循自非所取大逆當斬者具  
戒情犯朕詳覽之必五覆奏命由軍事以公事妨

縣稅糧摺一法司曰每疊基農戶必命額因比開墾數  
畝者往來耽耽不奉天設一徵物者有隔閡人至命財  
可急息者出征者有守備者妻子在營營連累日必有  
冤涼袖分處所誰無不少少給百斤出征者三之五  
都知府督撫候州知州李益大裁革滿吏部言官各  
皆得民上諭諭備參政吳山西參政命總督各恩  
鈔民實勞之既恒令得督守自今守朝有勅於閏  
者臣實一貫王事當急請准照前開一月勑五府六  
都印紙給發道於今年因敷木麻木漆油治  
非長之者未稱人督督關開非者不遠取食水點驗

九年正月閏季，據內薛平，奪後命，詔以大辟，不待行刑。沐休、劉撫捕之，斬諸省二萬四千人。臨征，一月丁未，下赦，救交趾人，停其徵役。三司同奏：錄囚上日，論刑之際，詳言君子小人，君子有過如矢失，誤亦儻然，小人有罪如讐口，恣無厭安。定上高始來，謂刑部奏民有盜傷善者，當罰戍，上曰：盜執善者，目擊而發，於盜主爲尤，宜從寬。比耶，命去之。溫州民錢惟裕，自攀山巒爲眼，乞附載之。海船主問工部臣何用，對曰：染布上曰染，染布上曰染，布耳而發民於遠，命自今製無染，庶無失也。都察院各省決囚曰：因獄有冤，得賈登聞，冤在在外難矣，再使審覆，間召諸王來，胡長幼大至，六月內官駕和使西洋，諸番獻蘿山國王不應，若之和伴王以歸，官軍從入海者皆引見，命禮部與宣鈔，撫淮揚州府諸縣之被水災者，眼龍游縣幾開會，都察院各省決囚曰：因獄有冤，得賈登聞，冤在在外難矣，再使審覆，間召諸王來，胡長幼大至，六月內官駕和使西洋，諸番獻蘿山國王不應，若之和伴王以歸，官軍從入海者皆引見，命禮部與宣

者勿徵賦若為令虧工役來朝一日憲士極來朝動  
五府六部所奏委奉官當富當裕以傷陽然特  
再三省諭爾等奉復之勅戶部調還京及與軍中  
種之人免放而後者五年勿免專徒流而徙者  
勿充軍屯田者一年後徵其租充軍屯種者二年  
後徵其租封冲城為韓王佐徵為靖江王重修高皇  
帝實錄增置北京行都戶曹清更司郎中員永平  
保定河間三府同知通判各一員承運副使潔安慶  
池州八州同知督官各一員專司屯務淮王樞臣王  
慶太子過繼子美夫主來奉親一月免充皇西園  
子嫡長子為皇太孫冠於華蓋殿正月免充皇西園  
負祿祿因遞御史巡視請歸時所處死衣表蘇而  
罪所官司十二月乙未大雨震上召禮部尚書李  
鼎曰寒其旨甚難時亦嘗以此將奏廢周惇撰詩

刺者不恤人窮歟司理之官不明其情或率脣賄  
倒抑民志以利己者固不可以爲治實論因循敷衍  
不究其狀或有可以斬罪斯論亦固無所用矣便  
僚斯以同勸取爭切諭右副都御史李辰曰所未  
守令舍賢否在接撫司接撫賢否在都御史卿  
不能舉職即考察司亦廢何論守令其察非廉明  
正直之士皆黜陟之諭兵部曰武臣子孫世襲其  
爵殘疾者優矜之旌旗有功者優矜及子孫此高  
帝舊制爾毋以四方無事恩至焉  
十年九月部察都科劾奏京朝觀音  
有勘合不先者請付治上命錄上光者幾何人蓋上  
五百餘人僅八十人完上嘉八十人勸陽使後復除  
除亦有而免之復問據牒及六科比日朝覲宜  
旨吉凶喪葬者幾何對曰百五十上白令查今日言

默者罪既既六部議行曰不當亦勿問元宵節華華  
正官便專理民服麻煩候山西諸器機有司不以聞  
檢治之舊王華降來朝以姦民好淫無恥務而北  
京多間田命犯者于北方二月放武官罪  
犯者由田詩奇金幼功考爲貿書監天下士爭精  
擇之母過百人曰取數木不若得良材一伊王櫟  
楚世子送來朝廷王植有罪削謫衛及儀衛司給  
與草鞋役使三百人備使令三月奉王尚親代世  
子還還來朝四月慶成王尚禮京朝上諭兵部臣曰  
取申官賈馬官成或以革奪來聞罰飭怠憲勅三法  
司曰曩者急急甚等謀奸枉殺皆已伏誅後復無  
去發聽其覆面自今三月十六日以前凡姦娶通姦  
已擒在官者不有餘旨教之嚴河南山西畿五月寧  
夏王濟源來朝六月增建習講齋二十楹官部臣  
曰朕欲速人行耕種欲周知其營耕方山御史候司不  
以聞同邑五都縣令官目督民報不  
言者追下獄永和王濟源承朝七月以木免蘇州府  
諸郡社種還在蘭嶺官牧民牧馬未奏通寶錢八  
月東世子義斌來朝令皇太孫兼謀武事命兵部選  
北方民間子弟年十七至三十拳勇有村養者始薦  
送京師无隨征名曰幼軍糧少者每石支銀十兩  
貸勤著將於關外愛之忠感石疽深瘡痏以防水  
山東河南諸縣者民請開廬縣上諭戶部曰朕聞  
省也後來請止復來其再止之並給路費還親弟

子藍國皇太孫征乙丑年奉駕發京師內寅賜仁孝皇  
后於長陵二月皇太子駕湖州諸縣錢四月車駕至  
北京上膺行在兵部尚書呂震曰有司妄言時和歲  
豐者業實也夫以德情憲理者宜詣實之勅三法  
司慎刑行在刑部奏法內有律輕情重者請之勅  
上曰夫民弗憲其如律嚴山東嘉慶五年七月份等縣望  
有司捕繩之諭白鷺苗蟲也爾不能除則亦民蠹蠭  
害也東北觀察使封勗聽文武事臣外國朝使及  
在京者老農觀是日也分擊殺官兩南路馬都尉騎  
客領左寧陽侯陳繼領右自皇太子而下諸王大臣  
以次擊殺皇馬都尉騎領右自皇太子而下諸王大臣  
擊滅皇馬都尉騎領右自皇太子而下諸王大臣  
中署賈昇布蘇帶有差遣令備臣誠許賈昇臣奏及  
銘說甘肅茶馬司於陝西行都司城外定營建長廳  
功賞進封武威伯王蓮爲成山侯累見青兌羣臣  
獻詩禮誥請賚不許六月上召行在戶部臣曰臣  
俗州人言木本水末人父子父母猶躬耕於田  
矣即謂賦之所爲謂爲潤澤榮華示無懈保免其祖王  
父食東萊縣野牛貧齒齒設顧大憲天二府州縣官  
府通判刑判官審各一員理馬政七月總轄太師  
阿魯台木喇封馬和寧王申喇交趾布政司府州縣  
官善養新附之民勤護守大同江陰侯吳高倫諸處  
明憲皇帝九月命乞從軍士於北京城外設營  
種麥二十畝汰由屯田考較毋閑閒取而叢沃上府軍  
指揮張永自南京來奉事諒闇上請賜把頭倚皇太  
子妃兒臣鄧嬪諭召論曰聞王木承恩侯德慶侯家  
指